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 世界史探研

齐世荣自选集

齐世荣◎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SHIJIESHI TANYAN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齐世荣  
◎ 著

# 世界史探研

BEIJING SHEKE MINGJIA WENKU

齐世荣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史探研：齐世荣自选集/齐世荣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ISBN 978-7-81119-207-0

I. 世… II. 齐… III. 世界史—研究 IV. 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8755 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SHIJIESHI TANYAN

**世界史探研**

齐世荣自选集

齐世荣 著

---

项目统筹：杨小兵	责任编辑：张成水 喜崇爽
责任设计：王征发	封面绘画：王征发
责任校对：王亚利	责任印制：胡晓旭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cnuph.com.cn

E-mail master@cnuph.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5 插页 2

字 数 412 千

定 价 71.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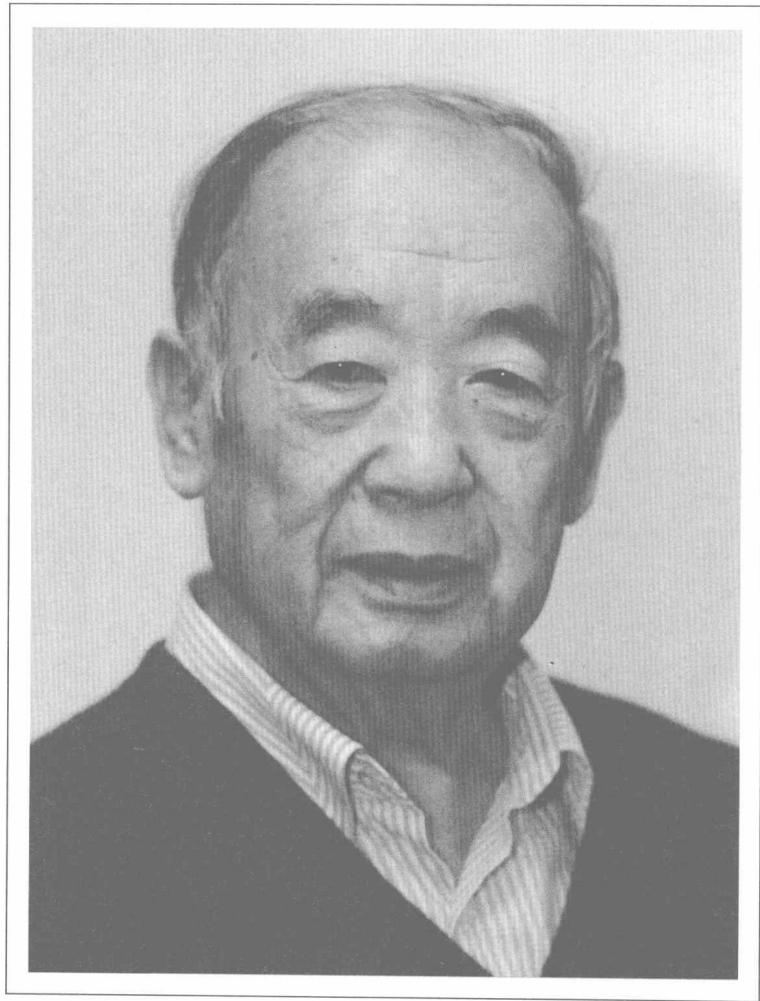
马玉田 方玄初 石仲泉 李志坚 刘新成  
江 平 汤一介 许 文 吴树青 何卓新  
何兹全 陈先达 欧阳中石 金冲及 郑必坚  
逢先知 袁行霈 顾明远 徐惟诚 陶一凡  
陶西平 黄枬森 龚育之 童庆炳 满运来  
蔡赴朝 戴 逸

编委会主任 宋贵伦

编委会副主任 张文启 张兆民 孙向东 杨学军 陈 鹏  
陈之昌 陆 奇 辛国安 单允茹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王中江 尹 鸿 龙翼飞 卢颖华  
叶培贵 白暴力 李 强 刘 伟 杨小兵  
杨念群 吴国盛 陈平原 陈 来 陈雨露  
郑红霞 赵汀阳 俞 斌 黄天树 黄泰岩  
崔新建 彭 林 韩 震



齐世荣先生

# 我和世界现代史与世界通史研究

---

## 一、简历和师承

我祖籍河北省南皮县，1926年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1942年寒假我投考重庆清华中学，想插班高中二年级下学期。考试结果，英语100分，国文99分，数学零分。校长傅任敢先生（清华大学第一期毕业生，著名教育家）对我说：“你中英文不错，数学太差，如愿降一班，从高一下读起，可以收你。”我当时喜出望外，连忙同意，从此进入有名的重庆清华中学（排序五级），直到1945年毕业。如果不是傅先生破格收我，我上不了这样一个好中学，以后也很难考上好大学。我所以要追述这样一件事，既是为了表达我对恩师傅先生的感激之情，也是为了说明傅先生不愧是一个教育家，他敢于针对特殊情况做特殊处理。

1945年我考入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1946年随校返平，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三年级招转学生1名），1949年7月毕业。我在燕大读书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邓之诚、齐思和、翁独健三位先生。我听过邓先生讲的魏晋南北朝史，他要求学期论文必须用文言文写，必须看原始材料，绝对不许抄袭近人著作，否则给不及格。翁先生讲

远东史，视野开阔，口才很好。齐思和先生讲战国史和西洋现代史，我从他那里受益最多。齐先生学贯中西古今，我非常佩服。齐先生讲战国史，引过不少西方名著，我至今记得有弗雷泽所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1947年我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那里的名师更多了，我听过课的老师有陈寅恪、雷海宗、刘崇鋮、邵循正、孙毓棠、周一良诸位先生。清华历史系学风的特点是中西会通，上述各位先生虽各有专精，但都学贯中西，眼界宽广。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情况，近年来已出过许多专著介绍，无需我辞费。雷海宗先生一生开过十几门课，我在清华读书这段期间，他既开秦汉史，也开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我听过这两门课)，还有史学方法等。邵循正师专长元史和中国近代史，精通英、法两种语言(还有波斯文等)，周一良师专长魏晋南北朝史和日本史，精通英、日两种语言(还有梵文等)。

大学读书四年，培养了我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决心终生研究历史。在治学方面，我从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中，懂得了什么是高标准；懂得了博与专的关系；懂得了中外历史的相互关系——研究中国史，必须了解外国史，研究外国史，必须了解中国史；懂得了学无止境，用今天习用的话，就是“活到老，学到老”。陈先生当时已经目盲，但坚持上课，坚持研究，使学生们十分敬佩。

大学毕业后，根据组织分配，到北京育英中学任政治教员，不久即兼教高三外国史。1954年调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四五十年来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 二、世界现代史研究

世界现代史是古老的世界史学科中一门年轻的分支。二次大战以

前，无论中外，历史学家都“竞言古史”，轻视现代史。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后，历史发生种种剧变，历史学家再也不能躲进“象牙之塔”，无视当代历史了。再加上各国档案保密期限缩短（一般为30年），史学家们有可能看到更多的原始材料，世界现代史遂日益受到重视，成为专门学科。我对中外历史有广泛的兴趣，但最初教世界现代史，却是由于组织分配，因为解放初我才二十几岁，老教师不愿教现代史，怕犯错误，就把这门课派给我了。我从事世界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虽已历半个世纪，但除去“文革”十年外，还有很多时间用于参加各种运动，故至今成绩寥寥。

世界现代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历来多有争论。过去苏联史学家都以1917年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西方史学家则或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或以1919年凡尔赛和会召开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我认为这些分期方法虽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比较片面，不如综合多种重要因素，把开端定在20世纪初为妥。这是因为：（1）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2）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而开展的激烈斗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3）在大战的过程中，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4）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在战争中被削弱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战后出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5）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支配世界的局面告终，美、日两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崛起于北美和东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地跨欧亚两大洲的俄罗斯帝国废墟上兴起。我以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开端的分期方法，已得到不少同行的赞同。

世界现代史有若干特征，但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这就



是从20世纪起，特别是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日益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也就是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运动。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sup>①</sup>。世界史虽然从近代已经开始，但到了20世纪，特别是1945年以后，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世界才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密切联系起来，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史（完整意义的世界史）就是现代史。反过来说，现代史只有用全球眼光去观察，才能认清它的实质和各种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现代史就是世界史。

在人类历史的全球化运动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和互相斗争，是关系到人类未来走向的全局性大问题，它们之间的优胜劣败不能根据一两个或几个重大事件来下结论，至少要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最终见出分晓。过去我们把十月革命的发生看作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显然是过分乐观了。今天，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把苏联的解体看作社会主义的灭亡，难道不是他们的臆想和妄断吗？根据几十年的研究经验，我认为判断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不要匆忙下结论，应当放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来观察。搞现代史的人，吃匆忙下结论的亏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以上这些看法，见于我所写的《关于开展世界现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世界史和世界现代史》、《世界史·现代史编》一书及其“前言”等著作和论文中。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114页。

我对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绥靖政策问题研究较多。从20世纪30年代起直到今天，70年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绥靖政策的研究兴趣一直不衰，绝大部分人是为绥靖政策辩护，而且辩护的论点越来越“精细”。针对他们的种种谬论，我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如《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意埃战争与英国的“双重政策”》、《论“不干涉”政策的创始者及其动机》等。我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论述了绥靖政策产生的原因。在政治方面，英、法资产阶级不仅害怕对德战争引起本国革命，也担心为苏联所利用，而且把纳粹德国看作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扩张的屏障，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非但不是他们打击的对象，反倒是必须联合的盟友。在经济方面，日益没落的英、法资产阶级一心要保住既得的经济利益，害怕战争会破坏经济复兴，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仍然不肯加大财政拨款，加速扩充军备。在军事方面，英国充满失败主义情绪，认定自己没有力量同时对付德、意、日三个敌人，又不愿团结法、美和中小国家，因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企图通过绥靖外交来弥补国防力量的不足。法国则盲目相信并依赖马其诺防线，错误地以为借此可以自保。我给绥靖政策下了一个定义：绥靖政策是20世纪30年代走向衰落的英、法帝国主义，面临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挑战，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所采取的一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手段换取与对手妥协的政策。其严重后果是绥靖政策推行得越彻底，法西斯国家就越是得寸进尺，和平就越是受到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来临。

我的上述论文，每一篇都针对着西方学者的有代表性的观点，论战性很强。例如，关于“不干涉”政策的起源问题，西方学者一派认为这一政策是法国政府主动提出的，另一派则认为它的真正策源地是伦敦。我根据大量史料，得出结论：就实质而言，英、法是这一政策的

共同创始者。又如，西方学者大多数认为1939年3月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结束了绥靖外交。我从“应付国内的压力”、“防止德国的西进”、“勾结德国的新策略”几个方面说明了英国对波兰保证的真正原因，并指出英国在宣布保证波兰的独立以后，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未给波兰以实际援助，而且一再要求波兰对德国让步，结束绥靖政策一说，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为已经破产的绥靖政策所作的一种无力的辩护而已。1982年我访问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时，应邀作了两次演讲。如果讲中国史的题目，比较保险，但我有意讲了上述两个问题，想和他们展开辩论。结果，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亦有之。一位在波兰长大、后加入美籍的老年教授非常同意我的看法，激动地说英国就是出卖了波兰，做出保证后什么援助也未给，开战后又按兵不动，坐视波兰被德国征服。

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也感兴趣，有两篇文章影响较大，一篇是1985年向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提交的论文《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历来贬低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的作用，在他们写的二次大战史中对中国战场或轻轻一笔带过，或者根本就只字不提。我根据战后出版的中、日、美、英、苏各国的官方文献材料以及回忆录等私人文件，论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国际贡献。我详细说明了中国战场在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从而能集中力量打击纳粹德国方面；在推迟德、意、日三国同盟形成，从而大大减轻英、法在远东受到的打击并有利于欧洲和北非战场的盟军行动方面；在推迟太平洋战争爆发，使美、英争取到更多的备战时间方面；以及在太平洋战场上中国牵制日本百万大军方面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篇论文获得了参加大会的一些国家的学者的好评。日本茨城大学伊集院立教授在日本杂志《历史学研究》上撰文评论

说：“这个报告是把中国历史中的抗日战争放到世界史中而做的分析。报告把中国人民对于欧洲、东亚及美洲大陆的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所作的贡献及所占的地位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论述。这一分析，给予人们深刻的印象。”1987年，我还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1931~1945）》的论文，提交该年在日本京都、东京两地举行的“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受到不少与会日本学者的赞同。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日本茨城大学石岛纪之教授评论说：“该报告对美、英等国以及苏联对中日战争所采取的态度进行了精确的分析，明确了中国抗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把抗日战争看做中国全民族的抗战，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联史也是我注意的一个方面。我曾编译过3册《苏联历史论文选》（合译）和一本《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并写过若干篇文章，其中我自己最满意的一篇就是1980年写的《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的观点（《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594~595页），几乎是尽人皆知的，“文革”十年尤其时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方面。但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的论点却被许多人忽视了，或有意不讲，或根本不知道。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9~10页）我的文章详细地阐明了列宁的这个重要论点，并指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实质的精辟论述，不仅对于一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而且对于那些革命前经

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尤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落后国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应当清醒地看到自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和特殊困难，更有必要竭尽全力不断完善新的社会劳动组织，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1980年，“文革”时期极“左”的影响还未肃清，一位编辑在审阅我的稿件时颇为犹豫，我坚持不做修改，后来还是登出来了。我还写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伟大意义》和《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纪念十月革命80周年》两篇文章，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伟大意义。

苏联解体，举世震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为什么只存在了74年就灭亡了呢？这是20世纪最难解的两大“历史之谜”的一个（另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是各国现代史学家无不瞩目的问题。当然研究的难度极大，恐怕要几十年后才能看得比较清楚，但也不能不从现在起就着手。我也就自己的认识，在主编的《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一书中写了《苏联的建立、兴衰和解体》一章，初步总结了苏联兴亡的5点历史经验教训：（1）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2）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必须不断改革，才能继续发展；（3）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为此要对外开放；（4）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5）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头等大事。

20世纪是人类迄今为止变化最大的一个世纪。我和廖学盛同志共同主编了《20世纪的历史巨变》一书。该书集近20位专家之力，费

时8年，始告完成。它以百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线索，分为20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百年来国际关系的演变四个部分，对20世纪的历史变化作了全景式的系统论述。这是国内第一部对20世纪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学术著作，颇受史学界同行的好评，并已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作为首批优秀成果10本书中的一本，于2005年出版。

我十分重视世界现代史的资料建设。搞中国史，找原始材料比较容易；搜集世界史，特别是世界现代史的原始材料，就相当困难了。解放前，我的老师齐思和先生编过一本英文的西洋现代史资料汇编，但范围只限于欧美，而且当时能收集到的材料是很有限的。我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决心编译一套大型的世界现代史史料汇编，所收必须是第一手史料，既包括官方文书，也包括私人文件（回忆录、日记、书信等）。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材料大致收齐。“文革”结束后，我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二分册分别于1980年和1982年出版了。我的老师周一良先生给以肯定，评为：“本书的总体安排、章节提法、繁简取舍等方面，体现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取材丰富，反映出主编者在本学科中较高的学力和修养。”此后，在90年代，我又主编了《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二、三分册。此外，我还主编了《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部分》8本（美、法、德、苏、印度、朝鲜等国）。丛刊现代部分原拟出20种，后因出版社考虑销售量少，无利可赚，遂半途停止。我希望这项工作将来仍能继续下去，因为世界史的原始材料很难搜集，翻译也不容易，而且任何人也不可能各种文字都会，所以编译并出版史料汇编，对教学和研究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我在编译世界现代史资料方面做了一些奠基性的工作，

至今引以为慰。

世界现代史是一门年轻学科，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很多。过去几十年，大家研究的重点都放在政治、外交、军事几个方面，对经济、文化的研究相当薄弱。现代经济十分复杂，不下大工夫是搞不清的。但我们与专门研究现代经济的人不同，应注重研究经济与政治、经济与外交、经济与军事之间的关系。例如，研究绥靖政策，经济绥靖就是一个空白点，国外有关经济绥靖的有分量的著作也不过两三本，我们则连论文也没有。现代文化丰富多彩，可研究的题目很多。我们不能只研究精英文化（这当然也是重要的），也要研究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例如，“足球文化”就是一个大可研究的新题目。一场重要的国际足球比赛，亿万人收看，影响巨大。今天我国许多中学的女孩都是足球迷，能说出一连串外国足球明星的名字，这在我年轻时是不可想象的事。又如“影视文化”。美国企图用影视推广它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征服人心，我们绝不可麻痹大意，必须认真研究、对待。

### 三、世界通史研究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西方历史学者一般走专精道路，很少有人研究世界通史。英国小说家威尔斯写的《世界史纲》，深受普通读者欢迎，但被断代史专家、国别史专家挑了许多“硬伤”，可是他们自己也不敢做此尝试。至今，仍有少数人认为撰写世界通史是不可能的（在2000年举行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就有这类主张）。但时代毕竟变了，随着二战后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联系日益密切，交往日益频繁，人们不能只关心本国的事情，世界通史或称全球通史遂成为一门新的独立的历史学分支，重视者日益增多。我国在60年代，由周一良、吴于廑两位先生主编，出版了4卷

本的《世界通史》，具有全国影响。80年代，国家教委鉴于这套书是20年前出版的，内容需要更新，遂让吴先生和我主编一套新的6卷本《世界史》，后于1992~1994年陆续出版（周一良师于“文革”后回到魏晋南北朝史专业）。吴先生是我的师辈，全书的体系主要是他提出的，我和其他分卷主编提供了一些意见。1993年吴先生逝世后，我具体负责编完了全书。

6卷本《世界史》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分期上，上古、中古不分作两个阶段，统一为古代部分；近代以1500年为起点，不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现代以20世纪初为起点，不以十月革命为起点。（2）冲破了苏联学者沿用多年的某些观点，例如不再用巴黎公社划分世界近代史的两个阶段等。（3）包括中国部分，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定其地位和作用，是完整意义的世界史，当然具体写法与专门的中国史有所不同。（4）包括现代史，一直写到90年代。周、吴本由于当时的环境，写现代史很容易犯政治错误，故上级有关部门决定只写到近代为止。1978年后，学者们不再有此顾虑，6卷本《世界史》率先打破禁区，起了带头作用。（5）增加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内容。这套书今天已被许多高等院校采作教材，具有广泛的影响。

继6卷本《世界史》之后，我主编了一套4卷本的《世界史》，于2006~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中年学者。他们学识专精，并熟悉国外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故能在书中提出不少新见解。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我有幸和比我晚一辈的同行合作，向他们学习，是晚年的一大快事。

我也重视普及工作。我认为由于我国多年闭关自守的结果，我国大众缺乏世界史知识，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谈到真正的提高。现在有的世界史文章，看者不过几十人，能起到多



大作用呢？于是，我主编了一套 20 本的《精粹世界史》，论述的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时间上从古到今，地域上包括欧、美、亚几大洲。每本约 20 万字，写法上力求深入浅出，以期吸引更多的读者。作者大都是中青年学者，也有少数老专家。总的说来，这套书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我还同马克垚、朱龙华、刘宗绪、张象四位教授合编了两卷本带插图的《人类文明的演进》。马克垚等同志都是研究断代史的有成就专家，肯应我之邀，惠然撰稿，足见他们也很重视普及工作。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主编了一部大型的工具书《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列条 1100 余件，200 万字左右。

世界史(或称全球史)这门历史学的新兴分支前程远大，是生活在 21 世纪的人们所不可缺少的知识，定将日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希望我国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去从事它的研究和写作。

#### 四、几点经验之谈

我从 1945 年进大学读历史系，到今天已六十多年了。回顾大半生，光阴虚度，垂老无成，但也有几点经验之谈，想对中青年世界史学家一倾。第一，中国人研究外国史，一定要有独立见解，不能跟在外国学者后面亦步亦趋。单从材料说，他们比我们掌握的多(一般如此，但也不尽然)，但本国人研究本国史，未必就处处看得深，看得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样的事是不稀见的。英国已故史学家卡尔写的多卷本《苏俄史》，已成为西方史学的经典之作，我看就比一些苏联史学家写的本国史要好一些。中华文明底蕴深厚，又有优秀的史学传统，如能很好利用这笔宝贵的遗产，定能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不仅指中国史方面，也包括世界史方面。第二，研究